

敦煌樂譜新譯

敦煌樂譜新譯
席臻貫 著



敦煌乐谱新译

敦煌古乐

席臻贯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肃音像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6 号

声明: 根据著作权法, 不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表演者 (演员、
演出单位) 不得使用 (包括创作改编) 本译谱。

责任编辑: 马林楠

封面设计: 吴 祯

书名题字: 徐祖蕃

版式设计: 桂海盛

敦煌古乐
——敦煌乐谱新译

席臻贯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9 字数 111,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9,000

ISBN 7-80587-113-2/J·13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nsisting of five lines of characters.

Handwritten characters, possibly a section header or separator.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nsisting of three lines of characters.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nsisting of two lines of characters.

Handwritten characters, possibly a section header or separator.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nsisting of five lines of characters.

如某恭用一將律在舍街因就相倫環自

勤 歸 義 軍 軍 政 使 陳 謙

在政補天玉物台

所考為任交親親 勅 諸

義軍軍政使 臨

在政補天玉物台

性 惟 極 至 也

心 上 不 士 以 凡 七 六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manuscrip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dark ink on aged, yellowish paper. It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five lines of text,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stylized or shorthand.

三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ntinuing from the first block. It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five lines of text,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stylized or shorthand. There are some faint markings or corrections visible in this section.

水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ntinuing from the second block. It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ten lines of text,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stylized or shorthand. The text is densely packed and shows signs of being a working draft or a highly abbreviated form.

又陽子

十た心又七七七上七七一不七不
不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十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又陽子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又陽子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又陽子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七七上七不七上七不七七上七不七

又陽子



序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吕骥

敦煌曲词和敦煌曲子，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成为我国文艺界的研究对象，但最初只是局限在文学方面，《敦煌曲初探》是任二北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最初著作。这部著作虽集中于文学研究，但在后记中已经提到了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编号 3808 号敦煌文本中的工尺谱抄本，并且对抄本不全的（仅有九调十七段）乐谱作了详细介绍和改释，同时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待从音乐方面去解答。不过，从声与字数来比较，他已经得出并非一字一声的论断，还提出谱中出现的“王”字“火”字的疑问。书中并提出日本有林谦三研究谱字，我国也一定要出现我们的林谦三这样热切的希望。

在任二北的书出版二十多年之后，叶栋提出了他花了多年研究探索的结晶，并称之为“破译”。大家怀着热切的希望读着他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但他的破译并没有满足大家的厚望，因为对谱中符号的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音乐实际，所以当他译出的音乐，进入到排练厅，大家听到的却是

令人难以理解的音乐，怪异的曲调，不正常的节奏，无不引起人们的怀疑。终于使人不能不怀着期待，希望译者再作探索，将一些符号再作破译。不料作者还未曾得出新的译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大家怀着惋惜的心情，悼念他的去世，重译的工作，不能不留给后人了。

不久以后，果然又出现了一种颇为生动的带有维吾尔风味的译谱。据译者关也维自己说，有个别谱字，不作改易，就难以符合民族音调，因而认为个别谱字可能是误抄，可以加以改易。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如何确定当时被记录的音乐是出自流传于少数民族人民中的音乐？当然，以敦煌所处的地位，确是介乎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接的中间地带，很可能许多民间音乐会受到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带有若干少数民族音乐的色彩；但也有可能，流行于中原人民生活中的音乐，仍然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特色。所以，译成有少数民族音乐特色的乐谱，也并不完全可靠，何况还要改变个别谱字。总之，这并不是可取的办法，许多看过他的译谱并听了他的译谱录音的人，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只认为是可信度较低的一种做法。

现在我们看到的席臻贯同志的新的译谱及其演唱录音，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经过多方面的探索而译出的乐谱。可以说是吸取了各方面的经验，解决了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根据可信的历史资料，纠正了一些人对一些符号的不符合实际的解释，找到了新的比较合乎实际的理解而译成的新的乐谱。用他自己的话说，具有较高的可听性，最重要的是他根据诗

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为一体的观点，基本上解决了音乐和舞蹈所共有的节拍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没有可信的节拍作基础，再美好的音乐，也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当时敦煌的民间乐曲。

原来的抄谱有一部分是有曲名的，有的连曲名也没有。都没有词。臻贯同志多方从敦煌曲词中找到与之同名的词，或者内容相近的词与之相配。有的还是从《乐府诗集》中找来的同名诗词。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使大家能听到当时的民间歌曲，虽不一定都合乎当时流传的情形，可能大致是接近的。这是1000年前当时抄谱的人无法想到的，不能不说是一绝！

至此，敦煌乐谱的研究、“破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自然，如果以后能有1000多年前的文物出土，能对今天的研究成果加以校正，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不过，这只能是幻想了。

1992年8月8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	吕 骥
唐五代敦煌乐谱新解译	(1)
新译敦煌乐谱歌曲十五首	(17)
唐代和声思维拾漈	
——敦煌乐谱·合竹·易卦	(37)
乐谱二十五首(古谱、五线谱对照)	
(一)品弄	(91)
(二)𠄎弄	(91)
(三)倾杯乐	(92)
(四)又慢曲子	(92)
(五)又曲子	(93)
(六)急曲子	(94)
(七)又曲子	(94)
(八)又慢曲子	(95)
(九)急曲子	(96)
(十)又慢曲子	(96)
(十一)佚名	(97)
(十二)倾杯乐	(98)